龙 山

□ 十二季

距古蔺县城28公里的龙山镇,远眺形似一条巨龙,故曰“龙山”。

龙山境内有山名“尖山子”,相传有一副关于尖子山的对联,上联是“尖山子上小下大”,其下联迄今无人对出。山顶有甘露寺,取名源于寺内有两口从不干枯的水井。在水资源极度匮乏的时候,老百姓对高山上取之不尽的泉水异常珍惜、顶礼膜拜,谓曰:神水。如今,饮水早已不再是什么难题,但老百姓对大自然的馈赠仍心存敬畏,满怀感激,故“神水”之名依旧代代相传。

抬眼望去,对面山峰的寺庙近在咫尺,走过去却要先下陡坡至谷底再往上爬,等终于踏上一眼望不到头的接近七十度坡度的石梯,才算真正到达目的地。此刻,漫山都是静悄悄的,除了能听见自己的心跳,白的、红的、紫的……不知名的野花倔强地盛开在山坡上,一波一波连绵起伏的绿透出令人心旷神怡的清香,抚慰着身心疲累的异乡人。甘露寺倚悬崖峭壁而建,规模不大,连接副殿和斜坡上主殿的是崖边仅一人宽的狭窄石板路。殿内只有一位老人驻守,与忽然冒出来的来访者交流,他侧耳费力地聆听,结果却是很大声地答非所问。我们比画着喝水的样子,问他传说中的水井在哪儿,他指了指屋子右边的小门。我们迅疾入内,即见靠石壁的两汪泉水,泉水果然充沛而清澈,入口甘甜、沁人心脾。

我们继续前往罗家大院,这是一座雕梁画栋的木石结构院落,占地约两百亩,据说是几兄弟利用旧宅基地原拆原建而成。转过荷花图案的石刻屏风,可见中间正厅和左右两侧辅厅,皆为木质雕花门窗。透过窗户,可见卧室里的古色古香架子床,也镂空雕刻着栩栩如生的花卉图案。和善慈祥的老人和她热情周到的女儿给我们张罗了丰盛的午餐,让此行更加充满温馨。在龙山镇杨坪村广场,有一尊两米多高的邓均吾雕像,这位古蔺革命思想的掌灯人、文学大师、现代诗人、翻译家、教育家,以另一种方式默默守望着为之奋斗一生的红色热土,见证着龙山一步一个脚印,成为“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”的古蔺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样板。

龙山,这个和千千万万个西南边陲小镇一样的地方,以它独特的姿态,描绘着新时代幸福生活的美好画卷。龙山,不愧为“巨龙”之山。

简阳的雨

□ 范 宇

这场雨,说下,就下起来了。

进入仲秋之后,地处四川盆地丘区的简阳,这样突如其来的雨,是十分少见的。在城山相映、人水共生的公园城市里,毫无防备的人们,似乎因此而打开了一扇诗意之窗。

窗外,山如眉黛、江如丝绸。绵绵的细雨,仿若一支支灵动的画笔,在这幅具有2100多年韵味的长卷中肆意点染,勾勒出历史的轮廓、时代的印记,升腾着寻常生活里最温暖的市井烟火。有人在天星公园写生,一笔一画尽显花树之优雅、山色之静美,在猝不及防的细雨中,色彩如涟漪层层荡漾开来,在宣纸上幻化出绰约摇曳的朦胧意象,如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妙龄女子,让人浮想联翩。

秋风拂面,细雨落在我的脸上。往日里健谈的文友们,此刻也安静了下来,慵懒地徜徉在细雨湿润的绿道上,任思绪飘向千万里之外。或许,每个人的内心世界,都生长着一朵向往诗和远方的花,总在这样的日子里悄然盛开。

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个秋日午后,也是这样的雨。在苏州的平江路上,色彩绚丽的油纸伞次第绽放,穿着蓑衣的老者撑着乌篷船从桥下远去,清丽悠扬的评弹在古色古香的街巷间回荡……雨中的江南,是闯入梦乡的悠扬旋律,荡气回肠、扣人心弦,总让人在异乡构建的人文世界里找到久违的精神共鸣。

那个下午,我在平江路上的一间小酒馆的阁楼上临窗而坐,久久地凝视着窗外的烟雨江南,脑海里浮现最多的画面,却是简阳石桥古镇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、一颦一笑。在苏州的烟雨中,异乡与家乡的种种重叠,瞬间碰撞出心潮起伏的人文磁场,让我在异乡与家乡的时空交错里,意乱情迷、如醉如痴。

这样的雨,早在千年以前的简阳,或许就下过一场。不过,当时游历于此的女诗人薛涛,无疑是错过了。她看到的是“秋风仿佛吴江冷,鸥鹭参差夕阳影”的晚照盛景,尽管如此,她仍在简阳的秀美风光里产生了幻觉,脱口就是“阳安小儿拍手笑,使君幻出江南景”的诗意想象。如果,千年以前的那个下午,简阳也下了这样一场雨,薛涛口中的诗句,会不会对这片土地投射出更浓的情感,会不会对心头的远方产生更多的念想?

千年以前,薛涛在简阳的夕阳里看见江南,千年以后,我却在江南的烟雨里看见简阳。千年的历史跨度,在一场雨中被拉近,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们,也在岁月的长河里隔岸相望、挥手示意。

历史的假定,终究找不到答案。时代的印记,却处处有迹可循。

首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克芹,曾在这片土地上书写乡村的觉醒与希望。如今,穿行于田园与林盘相依的乡村画卷,一个个新时代的“葫芦坝”正诗意生长。它们承载着一代代人的期盼,构成了简阳乡村最鲜明的底色。细雨在清水池塘里掀起涟漪,摇曳着几朵盛开的荷花,一只被惊醒的鱼儿寻着心驰神往的荷香,正向生命的彼岸游去。一同游向“彼岸”的,还有细雨中走向振兴的乡村。徜徉在山水之间的人们,听着鸟鸣,闻着稻香,吃着火锅,在水美乡村、大美田园的诗意里,诉说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。

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坐在清水池塘边,呷一口清茶,与一朵细雨中的荷花对视,此刻,我不想做张志和笔下头戴斗笠、身披蓑衣的渔翁,只想做那只无意间被惊醒的鱼儿,在斜风细雨中、在荷花清香里,久久不肯离去。或许,让这只鱼儿安心守着这半亩方塘的,不只是在时代浪潮中焕然一新的乡村,还有眼前这裹挟着浓浓乡愁记忆的荷花。

每一滴落在人间的雨,都是带着神圣使命而来的。千百年来,有多少场雨落在简阳,又有多少滴雨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了它的使命?对于一座城市,以及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而言,或许都曾在一场又一场雨中,发出过这样的追问。无论找到答案与否,我相信,每场下在简阳的雨,都曾为你我的生命着色。

经历的风雨越多,生命的底色越浓。久而久之,我们也好似带着雨的使命在活着、在奋斗、在向往、在栖息。似乎唯有如此,从天而降的雨,才在这美好的人间完成了它神圣的使命。

如果可以,我愿化作一滴雨,落在秋日的雄州大地,甚至落在一朵盛开的荷花上,以独家的方式为简阳着色。

秋到无忧谷

□ 廖伯逊

一阵清凉的风吹过岷江峡谷,吹皱了紫坪湖的碧水,风便成了秋风,水便成了秋水,山便成了秋山。岷江峡谷两岸就像不善饮酒的诗人,一口酒就会让白净的脸色转红,先是淡红,再从淡红到鲜红,直到深红。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写:“山明水净夜来霜,数树深红出浅黄。”尤其是岷江峡谷南面的无忧谷内,那一树树的红叶,就像一支支红艳艳的火把,红得耀眼,红得妩媚,红得人心醉。

秋风过后,一阵又一阵恼人的蝉声由大变小,渐无声息;萤火虫也退居幕后,不再在夜里骄傲地展示自己闪亮的灯笼……万物都开始变得内敛起来。

这一阵秋风,跨过季节的界河,让夏天成了故事,秋天成为风景。站在明晃晃的秋阳下,无忧谷的山林、清泉与怪石沉默不语,仿佛一位天地间的智者,正等待着人们去探访。秋风轻柔地拂过山岗和丛林,就像久别重逢的人们说着憋了很久的悄悄话,说到开心处,便会喜滋滋地笑出声来。高高矗立的百年尾叶樱,打望着周围的一切,缓缓地卸掉一身的包袱,为抵抗即将到来的冬日严寒做最后的准备,也将积蓄一个秋冬的力量,以最美的姿态最早盛开在来年的春天。

日暮时分,秋阳用尽吃奶的力气撑开天幕,但终究斗不过黑夜的降临。鸟儿们纷纷归巢,入夜的秋风随着气温的降低,变得更加阴冷,仿佛在组织山石、草木和流水演习过冬的招式。凌晨过后,紫坪湖上生出一层层薄雾。轻纱般的薄雾,慢慢地升腾起来,越过湖面,穿过花草和丛林,向更高的山峦爬升。薄雾越积越厚,越积越浓,凝结成晶莹的雨滴,簌簌簌地坠落在草丛、树梢和落叶上。当一轮红日从紫坪湖东边的山梁上喷薄而出,浓雾渐渐隐退,无数颗晶莹的露珠从睡梦中醒来,发出亮晶晶的光芒。

“最是一年秋好处。橘绿橙黄,半带金茎露。翠幕珠帘开紫府。五云深处台星露。”元好问在《蝶恋花·最是一年秋好处》中将“橘绿橙黄”的斑斓秋色与“五云深处”的仙界意象交织,勾画出一幅意趣盎然的秋景图。秋天是最美好的季节,也是丰收的季节。看那身披黄色铠甲的银杏,脚下的泥地上,散布着一片片鸭脚一样的黄叶,还有为数不多的从枝头上掉下来的一粒粒金灿灿的果实。如果被游人不幸踩中,便会发出“啪”一声脆响。这些银杏果实,经过人工收集、清洗、晒干,便是做青城道家名菜——白果炖鸡的原料。盐肤木的叶子,也悄然变红了,结出的五倍子是名贵的中药材,具有止咳、止血、止泻、止汗和促进伤口愈合的奇效。热热闹闹的柿子树上,早早地挂起了红灯笼,仿佛在迎接一桩桩喜事。这鲜红的灯笼,甜蜜蜜的,富含人体所需的维生素C、β-胡萝卜素及膳食纤维,是大自然奉献给人类的高营养、低热量水果。板栗树也换上了浅黄色的新装,带刺的子实笑得咧开了大嘴……

动物们纷纷忙碌起来。吃饱喝足的蛇类躲进了洞穴,准备越冬。松鼠上蹿下跳,与时间赛跑,忙着往窝里搬运果实,储存足够的过冬物资。蜜蜂飞进飞出,要趁最后的机会,尽力采撷每一朵秋菊、滨菊和洋地黄的花粉,酿造最美最甜的花蜜。山鸡、野兔、柴狗、野猪、果子狸……养得胖胖的壮壮的,圆滚滚的样子,憨态萌萌,逗人喜爱。啄木鸟倒是不慌不忙,还在不知疲倦地履行着森林医生的职责,咚咚咚地为一株株树木问诊把脉。

秋天的无忧谷是忙碌的,只有我这个慕名而来的客人有些悠闲。秋天的无忧谷是五彩斑斓的,那是大自然用她那无形的巧手,美化了每一寸山峦与每一潭清泉,让人流连忘返;秋天的无忧谷是神秘的,充满了无尽的欢乐和意趣,等待着热爱自然的人们去探索和考究。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我虽然不是诗人,写不出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一样的诗句,但我也会像刘禹锡一样,激发更大的雄心,引发更大的诗情,以冲天的干劲,在人生的长河里耕耘一片属于自己的红叶林。

圆通,水墨江洲

□ 上官琳娜

清晨,川西坝子万里无云。我就是一朵白云,随风潜入柳荫华盖的江畔。

江面辽阔,水流宛如款款而来的踏波女子。放眼眺望:元井、味江、泊江,三江携手同行,形成汇江。崇州市圆通古镇就像水上的一只船,木已成舟,船已成行。早在1650年前东晋时期,这艘船就停泊于汇江之口,从历史长河中缓缓驶来,河沙冲积,故垒江洲,遂成为成都平原一颗耀眼的明珠。

小镇不大,却历史底蕴浓厚。顺街而行,一棵古皂角树,挂满弯弯皂角,像形状各异的弦月,钩住来者的向往和惊奇。从三倒拐到十字坡,人头攒动,游客络绎不绝。猛然,有人扯我包,把魂都给扯掉。一看,原来是一位矮小的老婆婆,背着一个背篓,里边装满我最爱吃的竹笋。“妹子,山上竹林的新鲜货。”我不好拒绝头发斑白,面目慈善的她。大家一起把背篓里竹笋一扫而光。她非常高兴,笑眯眯地说:“妹子,走,我带你们去一处好地方。”三拐两弯,来到一个宽敞的小广场,看见肃然静穆中西合璧的天主教堂。这座1903年修建的西洋玩意竟然出现在圆通小镇,令人惊诧,可见圆通历史上的繁荣景象。从教堂左边小巷进去,一座庭院出现,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黄家“将军府”。建于1914年,是原国民革命军第24军独立炮旅中将旅长黄润馀的公馆。进得大门,天井两边是十分别致的滴水陶瓷壶。再进二门,宽敞的四合院在恬静中气势恢宏,暗藏威猛,感受到20世纪前期川西建筑独特韵味。随着婆婆走出月牙门,江边、远方,我仿佛看见圆通古镇历史上的水运码头,商贾川流不息,舟楫往来不断,一幅圆通水墨画卷徐徐在眼前展开。

这时,婆婆唱起山个歌:“河这边喊个三哥,做成云(哦),飞过河(啰),缠住幺妹子细腰杆,幺妹不听(哎)只赶鹅,急得三哥团团转(啦),扯破嗓子(哟)莫奈何……”歌声渐远,婆婆转身向我们挥手作别。我依依不舍,追过去,大声说:“婆婆,明年我们还来买笋子,还要买鹅。”“老地方见。”说完,婆婆沿江踏波走浪,迅疾无影无踪了。

阳光明媚,江风徐徐,蝉鸣如曲,伴随我们来到增福街48号清代民族英雄王国英故居,“宁波义烈彪麟笔,文井清光耀鲤庭”。王国英将士为圆通古镇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可歌可泣。圆通,不仅是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,川西坝子的江南水乡,更是英雄的故乡!

小镇不小,小镇故事多,还有捋不完的情节。我马不停蹄,又朝心之所仪的风景走去。

镇中央地标建筑,是全国唯一没有修建完整的半边字库。走进英国人修建的当铺,从瞭望孔远眺,大片青瓦屋顶,沿着文井江鳞次栉比。中间一条街道穿行其中,好一派江南水乡的味道,泱泱然散发着浓浓古韵。打卡横跨泊江,来到仅存的广东会馆,领略曾经南来北往的商业繁荣之地,最后定格在心心念念的元通塔。元通塔位于三江汇流处,为明清七层古建筑,每层八角设置风铃。登高远望,北迎泊江、东观水墨圆通、西眺味江、南极目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。

夕阳西沉,水面波光粼粼。我有些累了,来到临江茶楼,独自坐在石阶上。恰巧看见“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”的幻象。由衷感叹,圆通不正是这条置身江中的船吗?天边的夕阳把淬出的黄金镀满整条船、每条街、每个古建筑、每个历史的里程碑,镀进千秋万代生于斯,长于此的圆通人心里。

此刻,一行白鹭贴水绕江傲游。然后,穿过轻柔柳幔,回归古镇那棵最高的树丫。暮色慢慢缭绕,像淡淡水墨,为元通江州画上若隐若现意境。这意境的空间让我身陷其里,不能自拔。

此时此刻,仿佛走进“移舟泊烟渚,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,江清月近人”的诗里;走进圆通的水墨江洲画卷。

夜渐浓,烟波微澜,不知何时,月儿已经高高挂上了浩渺天穹。

雅安两棵树

□ 金雅春

在雅安,有两棵树声名显赫。一棵在青衣江畔大北街口,走出廊桥翘首一望,高台处老黄葛树好像一个蔚然庞大的老者,慈眉善地目注视着来者,匆匆也好,闲散也罢。伞形的树冠在你眼前撑起一片绿荫。从我启蒙时,爷爷就说:“它在这里已有几百年了,他和我一般大时老人就常带他到这树下看青衣江。”

雅安人一生最爱这条江,不管走多远,这条江是心里绕不开的结,守江的老黄葛树是最佳观景台。我稚童时每当入夏,太阳还未隐身,老黄葛树下的石凳已座无虚席。那时树周围无花台,树底和河堤齐高。树旁的民居低矮,雅安川剧团当时名震四川。

老人们常说,去大北街口看水要趁早,晚了树下寸土寸金。

太阳公公睡觉了,嫦娥开始上班。那时的月亮特别有光,仿佛你伸手摸到家里的环形大灯。月光洒在地上,如同铺了一张发亮的锡箔纸。不像如今总是在云层里躲藏,让人望眼欲穿。星星也如同黑夜去山里常见的萤火虫,多得数不过来,仿佛青衣江里的雅鱼儿一样望不尽头。你想有多少就有多少,就如碗里的米粒。

我讲给孙女听,她大眼瞪着我:“爷爷你不会哄我吧?真有那么美吗?”

也难怪她疑惑,现在她看到的星星也如同摘了橙子的果树,挂了几颗不起眼小果子。她说她在手机和电视电影里见过。

当时坐老黄葛树下的人也有“生物钟”,大致晚9点光景,老人们在月光中带着安逸又有几分不舍的神情,挪动步子回家。年轻人立马快步上前,他们早在一旁静候多时,如同兔儿爱白菜,石凳先到先坐。来的多是情侣,相依相偎互不干扰,那时候的年轻人相互示爱不像现今这样直接开放。夜色朦胧时分,老黄葛树下拉拉手,脸颊碰一下,姑娘从耳根泛起的红晕,手捂住脸,开心地压抑呼吸,心都要蹦出来。

只有老黄葛树看在眼里,风儿会心一笑,树叶儿风中摇曳鼓掌。青衣江“哗哗”拨弄水花打掩护。

另一棵老红豆树在碧峰霞附近晏家山红豆相思谷,树高35米、胸围8.3米、九层树冠遮荫700平方米,多次被省林业评选为四川十大名树榜首。

相传这红豆树有2700年树龄。远远望去,红豆树如绿色山丘隆起,仿佛出在成都春熙路口大屏幕中,突然伸出头的巨鲨,巨鹿或巨恐龙。不过红豆树是静态的,很扯眼球。近前那红豆树苍劲耸翠,遮天蔽日,你在它怀里就如同一只小蚂蚁,它看你的眼神,我猜想如看到风中飘动的鸡毛一样。你看它,枝干上苔藓盘根错节,树枝交叉的地方毛茸茸如匍匐杂毛小狗,树根从土脆弱的地方伸出地面,有的蜿蜒如蛇,有的如一只张牙舞爪的蜘蛛,倔强地抓牢大地,似乎昭示路人你们看见的是我与时间抗争的面容。就如鸟儿来了一群又一群,记不清它们羽毛的颜色和头形,如同你们人类,变换着历朝历代的服饰,在我怀里指点江山,留下了你们的气味和足印。鸟留下了它的排泄物,雨水来了,一切归于尘土,悄无声息。你们留下的足印添了一层又一层,时间夯实地貌,雨水冲不走形成了小土丘。

当地村民聊天时给我讲了一段妙趣横生的龙门阵,有一年夏天暗夜打大雷,雷声闪电让枯草朽枝簌簌呻吟,让人心里阵阵发毛。凌晨发现老红豆树断了碗口粗的一根枝杈,那枝的断面在地上白森森的如人的筋骨。村民们没在意,打雷树断农村常见。那年村里和邻乡离婚的特别多,平时相爱的小两口,为一点鸡零狗碎的事吵得鸡飞狗跳,一地鸡毛,有的拿着鸡毛当令箭分道扬镳,你说奇不奇?

来年断杈枝的伤口长出新枝,特别葳蕤茂密。

许多远处的有情人闻讯千里迢迢来寻老红豆树,左拥右抱沾沾树的灵气。连狗儿猫儿打斗了都喜欢在树下修好嬉戏,有时二公狗争一雌还汪汪吠叫,引得红豆树梢在半空中摇曳晃动,好似在偷偷嗤笑。

大北街的老黄葛树也有鸟歇足,但多是过路鸟,我难得见到树上有鸟巢。马蜂窝倒是见过,但不久离奇消失,也许靠青衣江地势空旷,天敌多。也许青衣江河风猛烈,不是蜂们久恋之地。我小时也见过树梢上有喜鹊和乌鸦。成年后它们远去难觅踪影。

老人聚在一起总有唠不完的家长里短,长寿养生是话题要旨。而这两棵树近在咫尺,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假设,每年雨城上空飞翔的鸟儿,一定会鸿雁传书。树不会说话,我想它会听鸟语。比方说上里古镇河里捞起根盆口粗的乌木,就像从水里捞出了金元宝。鸟们好奇地在黄葛树上“喳喳”。红豆树会说这有啥好稀罕的?这根乌木是我远房侄子。鸟们和树的语言人类听不懂而已。又比方碧峰霞引进了新动物,鸟们在树上对话,老红豆树心想,我儿童时代,它们的祖先常在我树旁求爱。

雅安人爱鸟,沿青衣江边在树上搭了鸟巢,投放鸟食,看鸟的,研究鸟的,在鸟活跃的季节,将青衣江边林荫小道,观景台挤得水泄不通。老黄葛树上常见它们五颜六色的羽毛和华丽的头冠。老红豆树心想,你那热闹,我这也不差,去年国宝褐林鹛幼鸟都在我的杈枝上玩耍;树干上的苔藓黄了绿,绿了黄,它们茸毛小狗一样的皮囊里小虫小蚁,是鸟们的天然饵料。这光景这生态天下无双。老红豆树不语,但人会看,会想。

绿总是让人开心,何况那是一大片千年活化的绿,而且是人见人爱的红豆树,那一代又一代挂满红条的丝,鲜艳的红从不间断,历史长河之间的风云激荡或者晚风渡江,世上所有的庸俗与激烈,这两棵树是见证者,也是记录者,只是它们不言不语,在雅安默然挺拔、雄壮,手挽流云,阅尽世事。